



月光下的打谷场

时光之网过滤掉了童年许多苦涩——我又想起故乡月光下。耳畔从远处飘来一首儿歌：“月亮亮，月亮亮，家家场上好白相。拾只钉，打杆枪，戳得王母娘娘烂肚肠。”这些乡下顽童，为啥要对这位神仙大不敬？也许是牛郎织女的故事，从爷爷奶奶那里听得太多，故而迁怒她多管闲事吧。

最难忘的还是月光下的打谷场上。那难忘的阵阵笑声，至今仍牵动着我的乡愁。

故乡北临长江、西傍花山，是个偏僻小山村。我家在东村，和西村之间隔着一片狭长农田、一个张家坟。东村贫，屋顶是芦簪，打谷场是土场；西村富，屋顶是望砖，打谷场是砖场。秋天，有月亮的晚上，那片砖场，就成了大人小孩的游乐场。它的四周是一个个稻草垛，散发出阵阵清香；场上，有多种健身器材：石担、石锁、马鞍石……年轻人好逞强，碰在一起，总喜欢比比试试。胜出者，总能赢得阵阵喝彩声。

最吸引人的是“舞马叉”。有

邓家兄弟，技术最为了得。马叉舞得上下翻飞，旋转在身体各部位：时而在怀中，时而在胳膊、后背、脖颈等处，时而抛向空中，再用手臂接住继续舞动，就像孙悟空耍他那金箍棒。马叉头上有二个钹儿，舞动时，铿锵之声不绝于耳。它伴着阵阵笑声，飞扬在夜空中……有一年春节晚会上，我看到了舞马叉表演，如遇故人，极为亲切。如今，在某些地方，它和舞龙灯、调狮子一样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

小孩子最爱玩的，当然是“躲猫猫”。那一个个稻草垛，就是最好的隐身之处。迟迟找不到的话，可以让躲藏者轻轻发个声音。有件趣事：一个萌孩子，在躲藏时竟然睡着了，惹得他母亲扯直喉咙满村喊。

还有的就是“摆江山”。场上会有一堆堆土，那是供做“土砖”用的。力大的上去“摆江山”，其他人轮流上去推，谁能推他下去，就替而代之“坐江山”……那个“官捉打贼”游戏，就像在“演小

品”，小伙伴们自告奋勇分饰四角：“官”负责审问，“捉”（捕快）负责抓贼；“打”就是打手。按戏台上那套程式演（那年代，常有草台班子在庙会上演）。台词，可以即兴发挥，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。

月亮偏西了。我回家经过张家坟时，看到张家坟外围树上高挂着的一只只草窝。想到每只草窝里都有夭折的孩子，顿时毛骨悚然。为了壮胆，我就一边大叫，一边奔跑，逃回东村，撞开自家虚掩的大门。

这些情状，早成了历史陈迹了。如今的孩子，被繁重作业捆绑在写字台前；大人们也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或被手机“俘虏”。其实，贪玩是孩子的天性。在游戏中，可以发展智力、增强体力，还可结下童年的友谊。我和西村几位小伙伴，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。

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里说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”，我童年的“赏心乐事”，则在“月光下的打谷场”上。

（苏洪祥）



冬储

顾家德 摄

桐木风箱土灶台

老友相聚，经商议，相约在新开张的土菜馆聚餐。一进门，那一盘盘土灶台、一只只风箱、一口口大铁锅，瞬间激活了响在梦中的“吧嗒吧嗒”声和萦绕心头的烟火味。

风箱，在我的故乡称“风仙”，意思是说它能像神仙一样吹出源源不断的风，促使柴火烧得更旺。风箱大小不一，一般的风箱，高约四十厘米，长七八十厘米的样子。风箱前脸有把手，把手为榫卯结构，固定在风箱杆上，内连着“毛头”，毛头相当于风箱的肺。把手下面有一圆形风门盖，推把手时，风门打开，拉把手时，风门闭合，连续推拉，嗒然有声，极有节奏感。因梧桐木轻，故乡的风箱一般都是选用上等梧桐木作为基料，这样做出的风箱，拉着轻，出风量大。

烧柴火的土灶台，大多用土坯垒成。把土坯堆叠起来，一横

一竖地咬合，不同角度地对接，外面抹上麦秸泥，四四方方的土灶台就垒起来了。垒土灶台，留灶门最关键，灶门小了，要不断续柴火，麻烦；灶门大了，会燎烟。灶门留的大小，全凭垒灶人的经验。继续向上砌到锅台，最后把大铁锅安上，土灶台就算垒好了。

把风箱放在土灶台右侧平地上，为防潮湿风箱走形，风箱下要加垫砖块，顶板上盖石板或木板，压稳风箱，出风口对准土灶台下的进风道，全家人的吃喝就有着落了。

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烧灶拉风箱，但不是把火烧灭了就是把火烧出灶来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树叶有些潮，我又放多了，灶膛里的柴只冒烟不起火，我用双手狠命地推拉风箱，还学着母亲的样子用烧火棍儿拨动树叶。忽然，火苗腾地窜出了灶口，把我的头发和眉毛全烧焦了，吓得我心脏“噗通噗通”个不停，我也哭叫个不

停。正在收衣服的母亲，听到哭叫声，赶紧跑过来检查我的脸，看着没什么事，才耐心对我说，烧灶拉风箱有秘诀：坐稳板凳儿拉风箱，快拉慢推别着忙；勤放柴草到灶底，底灰拨动放两旁；火苗均匀绕锅舞，煮熟饭菜香满堂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烧灶拉风箱就找到了诀窍。一开始要慢慢推拉，风力小一些，等树叶燃烧到有底火了就能加大力度了，还要不时用烧火棍拨动中间的火苗。随着风箱杆推拉的节奏，我的身体前俯后仰、进退有序、均匀舒缓，火苗也跟着风箱“吧嗒吧嗒”的节奏，像个灵动的舞者，在灶膛中尽情摇摆，忽儿轻飘，忽儿火辣，缭绕着锅底，一锅锅热腾腾的饭菜也就烧好了。

这一天，听着熟悉的风箱声音，嗅着熟悉的柴草味道，平素不贪酒的我竟喝得酩酊大醉。

（杨金坤）

陪父亲洗澡

双休日回到乡下看望父母。老家房屋简陋，没卫生间，父亲用手挠挠后背：“一星期没洗澡了，陪我上街洗一个吧。”“行”，我爽快答应了。记忆中，和父亲一起洗澡只是小时候的事，上高中后，再没与他老人家共浴。

小镇上的浴室有普通和包间两种。包间里有搓澡工帮助洗搓和按摩，我想让父亲上包间，但父亲说啥也不肯。他舍不得花那25元，虽然不用他掏。

普通浴室里的人很多，雾气蒙蒙中我们下了水。父亲不知何故，蹲在水中移到了浴池的一角。我坐在水中，只露出头来，我则漫不经心擦着身子。当我攥着浴巾的两端笨拙地在后背上摩擦时，忽然想起了父亲。透过“雾”层，我看到父亲同我一样，只留着头在水面。过了一会儿，父亲从水中站起，转过身去，拧了拧毛巾，轻轻擦着前身，后背朝着我，黑黑瘦瘦的，骨头清清楚楚露了出来。他曾拉过竹木、扛过岩石，挑过生活重荷的背，而今显得佝偻了。我默默看着，心中震颤。

我起身走到父亲跟前：“爸，我替你擦背吧。”父亲没有言语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停住手中摆动的毛巾，转过身子。我就这样站在父亲的背后，近得只有两拳头距离。这一回父亲的后背我看得更清楚了，几根骨头如枯枝般历历在目。我鼻子酸酸的，热泪被水蒸气掩护住了。我读过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，当时并没有特别的感动。朱先生虽然写得深沉，但他的父亲毕竟不如我父亲那么艰辛，活得比我那与泥土和风雨结缘的父亲轻松、快乐。我的父亲，我那永远像山一样坚韧顽强的父亲的背，是我生命的路基。

我侧过身，拧干毛巾，将毛巾裹紧按在父亲的后背上。父亲将身子弯曲下去，双手撑在池边的台上。我握着毛巾的手有些发抖，生出一种负疚感。多少年了，我竟没给父亲擦过一次背。我的双手朝圣般拂过父亲条条隆起的骨头，我实在不敢用力，我怕父亲瘦弱的身子支撑不住……

（吴建）

乐龄“悦苑”请您来坐坐

乐龄“悦苑”是为银发一族设置的一方休闲园地，旨在展示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获的精神风貌，搭建起媒体和老年朋友交流的平台。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起伏，您可能积累了后辈们并不清楚的掌故与轶事；桑榆未晚为霞满天，充实的退休生活中，您可能一边莳花弄草、跳舞唱歌，一边含饴弄孙、安享天伦；也可能悠游四方饱览胜境，或走街串巷品味风物……希望您不仅是见证者和行动者，更能成为讲述者和展示者。总之，只要是能增添情趣、愉悦身心的内容，都欢迎您将之化为随笔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作品分享给大家。来稿请发到邮箱：lelingwx@163.com，标题中注明“悦苑”字样。